

文選李善注

冊六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

位後光武復興爲中興也天有

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

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士之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誅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爲爾若乃王道

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

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

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爲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

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鸞繒盜狗輕猾之徒

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爲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相又曰樊

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高祖爲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

王手襄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

菹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菹醢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

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色紳大帶

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

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

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

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

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

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

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

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觀其治

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

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選德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文
卷五十一
中華書局聚

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

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難塞不得校其勝否即

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即菹戮相仍故云未遠

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

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

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也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

為相峻文深誼建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

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

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

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

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

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

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

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

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

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永平中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明帝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字次元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

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

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之門

禁鄭玄曰中門侍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令又云王之於外內為中

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

室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詩之小

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宦

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

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

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

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卻畏僂楚公宮而殺晉侯

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鞮爲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

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

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

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

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及其弊也豎刁亂齊伊戾禍

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

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闔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爲豎

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

伊戾請從至則爲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爲亂既

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

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

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

內受宣詔令

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

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

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爲釋卿誤也仲長子昌

言曰宦豎傳近房臥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漢書曰孝文時宦者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則趙談北宦者李延年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帝數宴後庭或潛

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

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遊

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

主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議以爲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中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中

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

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

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內外臣僚莫由

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史記曰

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蔡邕曰禁中

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土

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

文
卷五十一
四一中華書局聚

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范曄後漢書曰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安帝年號延平委用

漸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

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紀論朝臣

圖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手握王爵口

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宦傾擅朝

祚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

巷永巷則曰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

卿涿郡人安帝時爲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

崩立北鄉侯爲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與渠曰

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

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爲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

爲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續以五侯合謀

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

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

人遂定其議帝嚙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

璜武原侯瑗東武侯信上蔡侯衡汝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

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或稱伊

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雖時有

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

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若夫高

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劍閑焉

可量也李軌苴苴子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

赤西方曰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社漢舊儀曰郡分銅虎符三府署第館基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切珍藏毛

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

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贊曰紈

之細密如堅冰也子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

虛賦雜織羅垂霧縠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西曰今聞

夫差宿有妃嬌嬪御焉杜預曰妃嬌貴者也嬌音牆漢書曰初袁盎

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

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

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

文

卷五十一

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績蜀伎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絳錦皆剝割萌黎競恣奢

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

自銜達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同弊相濟故其徒有

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

嗟毒志士窮棲章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寇劇緣閑搖亂區夏劉駒餘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乘劇

賊未禽韓詩曰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尚書曰子

則孥戮汝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鉤黨尚書曰下

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凡稱善士莫不懼被災

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

囂怨協羣英之勢力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而以疑留不

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官曹

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驥趙忠等因進入省共

殺進應劭風俗通曰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勸秦因愚弱之極運

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

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自曹能殖

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

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所謂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

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

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又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

周易蠱卦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

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

全孤竹之絜

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軌未殊而

感致之數匪一

西征賦曰悟山潛之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

其道

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

以圖其安

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

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

以激其清

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

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樵

悴江海之上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

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

所至而已

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

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

國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

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爲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

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

就則不能相爲矣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

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

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爲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

名者

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

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然而蟬蛻稅露埃之中自致寰區之

外淮南子曰蟬斂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

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

之蘊藉慈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是時裂冠毀冕

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

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揚雄

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

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殢繳何所施巧而取光武側席幽人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

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

之如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義彼義相望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

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

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

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也

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

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嚴光周黨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王霸至而不能屈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

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

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縠皮綃頭

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

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方得而羣方失論

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乎論語子曰舉逸人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

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

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卿相等列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

漢書曰夫

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

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

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

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

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毛詩題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覩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稟氣懷靈理或無異

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長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

祖習如風之散如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子日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仲長子昌言曰英辭

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

文

卷五十一

中華書局

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自茲以降情志

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

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班孟堅異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雖清辭麗

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豔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

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

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

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

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叔皮孟堅也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

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

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言飈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

曰祖法也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說文曰詭變也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

帝年號也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